

罗马帝国 社会经济史

[美] M. 罗斯托夫采夫 著

下 册



商 务 印 书 馆



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下 册

[美] M. 罗斯托夫采夫 著

马 雍 厉以宁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年·北京

第七章

弗拉维攸斯氏和安东尼努斯氏 时期的罗马帝国

亚洲和非洲罗马诸行省中的城市与乡村

当我们从西方渡过爱琴海或海峡地带东去的时候，就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世界，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经济组织。希腊文化之立足于这片东方人的汪洋大海犹如一些孤岛，它不可能使这些地区的面貌全部改观。希腊化时代，这里很显著的一种现象就是城市中的希腊生活同乡村中的东方生活发生冲突，而到了罗马帝国时代，我们在这个地域看到与希腊化时代情况完全相同的冲突。但在阿非利加就不容易看到这种冲突，在那里，城市生活的发展不归功于希腊人而归功于腓尼基人，继腓尼基人之后则归功于罗马人。

小亚细亚的一些罗马行省都是富庶繁华之地。对于这些地方的社会经济情况无须详加讨论，因为我已经另有专著了。简要地复述我在那部专著中所得的结论和分析一下近二十年来所发现的新史料就够了。在小亚细亚各省中，存在着若干种土地租佃形式。首先是古老的同新兴的希腊城市辖区内所流行的占田面积不等的所有制，这种制度为罗马人所承认。在这种制度下，所占之田或由

业主本人亲自垦种，或由业主的奴隶或佃户垦种。我们不知道城市辖区内的土地有多少是按这种方式垦种的。某些晚近发现的史料证明这种垦种方法在沿海的城市里推行甚广。除了这种由市民分占的田地(κλήροι<份田>)外，许多古老的希腊城市还占有广阔的地区，那些地区居住着土著并由土著垦种。从罗马人的观点来看，这些村庄是“附属”或“直属”于城市的；从希腊人的观点来看，住在这些村庄里的人都是“近郊居民”(πάροιχοι<郊民>或κάτοικοι<客户>)，他们从来不曾享有、也永远不会享有自治市公民的全部权利。如何对待这群人数众多的农民，这是城市贵族阶级的一个严重问题，其严重性与城市无产者的问题相等。村民们坚决要求分享自治市公民的权利；居统治地位的贵族竭力拖延时间，迟迟不肯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牵涉某些不利于他们的财政后果。从普鲁萨的迪约论 συννοικισμός <合并运动> 那篇人所共知的演说词中可以略窥各城市由于这种城乡对立所产生的情况之一斑。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哲学家，所以他极力主张推行一种能把城乡联合为一个社会经济整体的合并运动。这个问题对于小亚细亚许多城市而言都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例如弗里季亚的首府策勒芮的情形就是如此，附属于这个繁华城市的村落为数甚多。

虽然全境之内城市的数目不断增多，但仍有许多地区始终不属于任何城市辖区之内。这些地区的土地，或属于皇帝及其家属（他们承袭了赫梯、弗里季亚、吕底亚和波斯等国国王的遗产，承袭了罗马民族遗下的公产，承袭了反对恺撒及其嗣子的政敌们的遗产，至于承袭罗马贵族阶级其他成员的遗产更不在话下了），或属



1. 献给救世主兼财神
明恩的许愿碑



2. 弗里季亚的一个地
主及其妻子的墓碑



3. 小亚细亚的货运状况

图 46 小亚细亚的生活

图 46 说明

1. 献给明恩神的许愿碑。据称发现于阿提卡，但确系自小亚细亚带来该地。现藏不列颠博物馆。Th. 贺莫耳撰文，载《希腊通讯公报》(法文) 23, 1899年, 第389页, 图1; A. 勒格兰德撰文, 载达伦堡—萨格利约:《希腊罗马古物辞典》(法文) iii, 第1395页, 图4671; 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 ii, 第483页, 1。

碑文为: *Μηνι Σωτηρι και Πλουτοδωτη* <献给救世主兼财神明恩> (原文如此)。这块碑是一件难得的证据, 它证实了以太阳神为主的万有神教当公元二、三世纪时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一带传布广泛而迅速。在小亚细亚, 这些信仰以奉明恩神为中心。崇奉那些光明之神, 同时也就是崇奉那些创造文明和财富之神。我们这块碑上的碑文和浅浮雕全都表达了这一观念(参看 F. 曲蒙:《东方的宗教》(法文), 第4版, (1929年), 第58页, 参看第66页)。碑的上部是明恩神—太阳神的面具, 装上一顶太阳冠, 冠的顶中有一个太阳和半月形, 面具下面托着一个大半月形。其左右共有三颗星。碑的中部是一幅离奇的组合图。这是一个天秤似的东西, 天秤杆是一条两头蛇, 每个蛇头上顶着一个半月形, 天秤一头悬的是命运神的随身法宝 (*cornucopiae* <富饶角>), 角上有一条月牙蛇, 另一头悬的是埃尔库勒斯神的随身法宝(大头棒和弓)。天秤由一个大牛头支着, 这牛头就是明恩神的标识, 两个牛角之间有两个半月形、两个太阳盘和一个富饶角, 牛额上一只大眼, 眼上架着一个半月形。牛头的左右两旁是奉祀明恩神所用的法器——*harpe* <钩镰剑> 和一种管乐器, 以及命运女神的两把舵(所有这些东西像碑上其它东西一样都加上一个半月形)。在它们的下面是武耳卡努斯神的随身法宝(火钳)和维纳斯女神的随身法宝(镜子)。天秤一端所悬的富饶角垂在迪约斯库里兄弟的两顶帽子上, 另一端所悬的埃尔库勒斯神的大头棒垂在芮梅西斯女神的轮子上。天秤的两边夹着两对火把, 一对火把支在一个牛头上, 另一对火把支在一个山羊头上(这是德梅特尔女神和埃留西斯秘密祭的标识)。碑的下部填补四幅星宫的图形以象征四季——室女宫(秋)在中央, 顶着一个盘子, 盘内有树叶和一块印着一道半月形纹的糕点, 室女宫下面承以摩羯宫(冬), 左边是白羊宫(暮春, 五月), 其后面有谷穗和水果, 右边是狮子宫(夏), 其后面有

一条月牙蛇。白羊宫的尾端是梅尔库里攸斯神的 *caduceus* <和平标>，摩羯宫的下面是阿波罗神的 *omphalos* <中心石>、鸛鸟和大鸦。

2. 墓碑。大概发现于弗里季亚(小亚细亚)，据推测当在多里累乌姆或科威耶乌姆。伊斯坦布尔博物馆。[门德耳, iii. 1077.] P. 佩德里泽撰文，载《希腊通讯公报》(法文) 20, 1896年, 第64页, 图 XVI; A. 勒格兰德撰文，载达伦堡—萨格利约:《希腊罗马古物辞典》(法文) iii, 第1395页, 图 4670; 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 ii, 第174页, 2; 参考 W. H. 布克勒, W. M. 卡尔德, G. W. M. 科克斯等人撰文，载《罗马学杂志》(英文) 15, 1925年, 第158页。第(3)号。

阿菲雍和她的丈夫加攸斯的墓碑(科威耶乌姆本地的一个雕匠 *Τειμέας Μουρματεανός* 所刻)，这座碑题献给救世主赫卡特，或置于赫卡特的庇护下。在拱形碑额中立着的是太阳神鹰。上一栏中是三位一体的赫卡特神像，像的上面有太阳神的胸像和半月形；左面为明恩神；右面为小亚细亚的兼司太阳与霹雳之神，亦即斧神，还有他的神犬。明恩神的顶上是那位丈夫记账的筒板；斧神的顶上是那位主妇的标识——篮子和鸽子、镜子和篋子。下一栏中是阿菲雍和加攸斯的胸像，阿菲雍拿着一个纺线杆。碑的最下面是一把犁。这是一对朴实、富裕、勤俭的资产阶级夫妇的墓碑，丈夫是一个地主，妻子是一位可为闺范的主妇。

3. 一块雕图腰线板的片段。发现于以弗所。不列颠博物馆。J. T. 伍德:《以弗所出土古物》(英文)(1877年), 从第213页起; A. H. 史密斯:《不列颠博物馆雕刻品目录》(英文), ii, 第1285号。

两辆沉重的大车，一辆由一联骡子拉着，另一辆由一联牛拉着，车上都载着沉重的大包裹。本腰线板的另一部分雕的是角斗图。伍德认为两块这样的腰线板是以弗所的马涅锡安门上的配饰。但我却认为它们大概是这座门外的一座墓碑上的。所雕的图反映该墓死者生前所举办的一次角斗表演(参考意大利与此相类的墓碑，如蓬佩伊人乌姆布里克斯·斯考鲁斯的墓碑，见马乌:《蓬佩伊的生活和艺术》(德文), 第2版, 第438页, 图 258, 又如里耶提的墓碑，见 S. 赖纳赫:《希腊罗马浮雕图谱》(法文) iii, 第334页)，以及大概反映他替本城市效劳的一件事，也许是饥荒时期为城市输进谷物，或者是为城市负担政府所课的 *prosecutio annonae* <运公粮之差> (*παραπομπή*)；参看第八章和第九章。

于有钱的元老院议员家族中人，或属于供祀土著男神和女神的古老神殿，这种神殿遍布于该半岛。这些神殿中，有一些已为城市所并入或附属于城市，但仍有许多自成一特殊区，与皇家田庄和元老院议员的田庄同样地独立于城市之外，这种情况在亚美尼亚、卡帕多细亚和孔马杰芮等地尤为多见。在不属任何城市的土地上，生活是一种乡村性的生活。垦种土地的农民，有的是皇帝的佃农奴，有的是元老院议员的自由佃户，有的是属于阿纳托利亚神祇的奴隶或农奴，他们都住在远离城市的村落里，其生活和文明与城市大不相同。某些这样的村落范围扩大了，经济重要性加强了，有一些村民富足兴旺起来了；我们从这些村落之获得城市资格即可看出这种发展情况。但这只是一种例外情形。直到后罗马帝国时期和被突厥人征服的时候，小亚细亚的村落仍然保持其旧观，这种村落只是聚集了许多农民的茅屋，此外有一个市集场地、一座神庙、一个客店和地方当局及政府官员的一些公廨而已。我们最后看到，在契利契亚和伊骚里亚的荒山中，在托罗斯山和安提托罗斯山中，在卡帕多细亚和亚美尼亚的高原上，那些游牧部落过着半游荡的生活，对于他们所当纳以菲薄岁贡的人不大放在心上，只要有机可趁就不择对象而肆行抄劫。

很难说小亚细亚究竟有多少地方包括在城市辖区之内，有多少地方不属城市行政管辖之内。这种比例在小亚细亚各处并不相同。在沿海，城市当然占首要地位：赫尔木斯和门德尔两河河谷地带差不多完全分属各城市辖区。但是距海与大河愈远则城市愈少。在契利契亚的部分地区，在卡帕多细亚、亚美尼亚和孔马杰芮，城市则十分少见。卡帕多细亚依然被划分为若干军州，以一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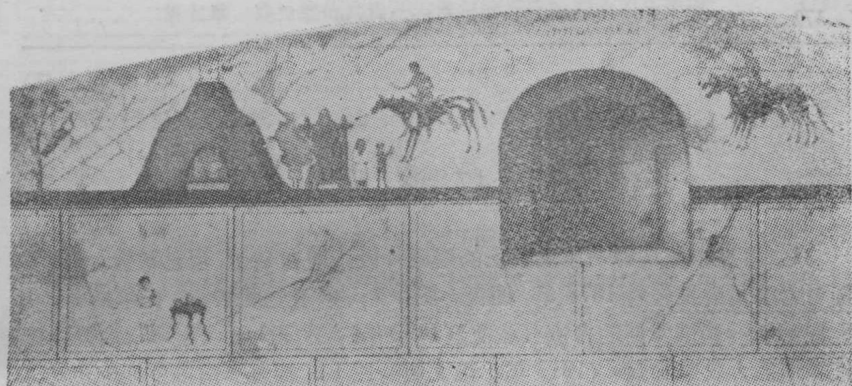
土著族长或知州为其首长。但即使在城市辖区内，生活主要还是乡居式的。在城市城区以外，生活依然遵循古代东方的方式，农民们的茅舍村居星罗棋布，数以千百计。繁华的大城市尽管日见其发展，而小亚细亚仍不失为一个以农民和村落为主之邦。

黑海东岸、北岸和克里米亚的希腊城市以及半希腊的博斯普鲁斯国，自奥古斯都以来事实上已经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关于这个地区在帝国早期的政治文化史，我已另有专书论及。从社会经济观点来看，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个地区可分为三个部分：希腊城市（特别是鄂耳比亚和克尔索讷苏斯以及高加索沿海诸城市）的辖区，博斯普鲁斯王国，名义上臣属于博斯普鲁斯王国的色雷斯人和伊朗人部落和土邦。从考古遗存来看，克尔索讷苏斯的辖区大概分划为若干份田，分属市民所有，而且大多辟为葡萄园。在鄂耳比亚，以及在第聂伯河与布格河河口的许多半希腊式的城市里，情况有所不同。关于这些城市，我们虽无直接史料，但可以想像得到，这一片肥沃的土地是由土著们耕垦的，他们向他们的武装领主缴纳一笔实物租赋，而这些领主们于春夏两季离城下乡来监课农功。

关于博斯普鲁斯王国的社会经济组织，我们知之较悉。这个王国包括所谓刻赤半岛以及一部分属于塔曼半岛的地方——刻赤海峡靠克里米亚这边岸上的潘提卡佩乌姆、特奥多西亚和若干小城市的辖区，以及塔曼半岛上的法纳哥里亚等城市的辖区。这个面积不大而土壤肥沃的领域有土筑的长城防御克里米亚和塔曼半岛上那些半游牧居民的入侵，城垣上有望台和小 *castella*（碉堡）。在这些长城以内的土地，一部分归国王和希腊城市的市民所有，一部分归神庙和庙中祭司所有。土地由土著们耕垦，地主的畜群（大

多为马)也由土著们看管,这些土著住在茅屋和山洞里,实际上纵然不是奴隶也是农奴。每逢春天来到,地主们就携带他们的家眷和家丁离开城市,有的坐在沉重的四轮大车中,有的骑在马背上,迁居到他们的田间庐帐里来,监督种田和牧放等农事。在晨间,他们全身披挂,带着家丁,骑马外出,到傍晚再回庐帐;如果有匪帮前来,城上就放起信号,于是所有的地主都带领他们的家丁和一队武装农民出发迎敌,毫无疑问,他们也虏掠邻居的田地牧群以示报复。到了秋天,他们带着收获好的谷物转回城市的住宅。牲畜大约仍留在草原上,予以特殊的保护。地主收来的谷物售给从希腊和小亚细亚来的商人。大部分谷物都属于国王,其中一部分是地主们所纳的租赋,另一部分是从王家领地上收来的仓储,国王实为全王国中最大的地主和最大的粮商。国王把他的一部分谷物用船运送给罗马军队,特别是本都、卡帕多细亚和亚美尼亚的驻军,他从比提尼亚的总督那里领到一笔年金作为报酬。

在克里米亚的草原上,斯基台国王住在半希腊式的市镇纳波利斯,其地在今辛菲罗波尔附近。他所过的生活大抵同于波斯普鲁斯国王。在这里,地主们都是统治部落的成员。这里的谷物由欧帕托里亚海港装船运往鄂耳比亚,再由彼处运往希腊和运给多瑙河上的驻军;一部分谷物则为克尔索讷苏斯的商人包购。塔曼半岛、库班河上、亚速海沿岸和顿河上的梅奥特人部落和萨尔马特人部落的生活状况大概与此相差不大。例如,萨尔马特人肯定奴役库班河河谷的居民,强迫他们为自己干活。其产品则以船装载顺库班河而下运往塔曼半岛上的希腊城市,以及顺顿河而下运往塔奈斯,再由塔奈斯运往潘提卡佩乌姆。俄罗斯的一些大河河口、



1. 一个地主在他的田庄上



2. 一个地主在和斯基台人作战



3. 一个地主在和陶里亚人作战

图 47 南俄罗斯的生活

图 47 说明

1. 潘提卡佩乌姆一座坟墓上的壁画片段。前在刻赤，现已被毁。《俄罗斯考古委员会报告》，1878年，图说，图 I-1；N. 孔达科夫，J. 托尔斯泰，和 S. 赖纳赫：《南俄罗斯的古迹》(法文)(1892年)，第 203 页，图 187；拙著：《南俄罗斯的古装饰画》(1913年，俄文版)，图 LI；拙著：《南俄罗斯的伊朗人和希腊人》(英文)(1922年)，图 XXVIII-1。其铭文为 'Ανθεστήριος 'Ηγησίπλου ὁ καὶ Κτησαμενός [IOSPE, ii. 123.]

图所示为潘提卡佩乌姆的一个大地主的乡居生活。墓主披挂武装，后随一个家丁，骑着马向他的家庭寓所走去，那寓所是一座真正游牧式的庐帐。他的家人(妻室儿女和仆役)聚集在庐帐内，或在庐帐旁的一棵树的树荫下；树旁是他的长矛，他的箭袋则挂在一根树枝上。这当然是在夏天，地主通常都住在城里，到天气暖和时才出城到草原上来，披挂着武装并带着武装仆役。他来监督农功，同时也来保卫他的劳动者和收获者以免于受附近山地里的陶里亚人和附近平原上的斯基台人的侵袭。

2. 潘提卡佩乌姆一座坟墓上的壁画片段。刻赤。V. 斯塔索夫撰文，载《俄罗斯考古委员会报告》1872年，图 X；孔达科夫、托尔斯泰和 S. 赖纳赫，同上书，第 209 页，图 192；拙著：《南俄罗斯的古装饰画》(俄文)，图 LXXIX，和《南俄罗斯的伊朗人和希腊人》(英文)，图 XXIX-3；同前作者撰文，《希腊学杂志》(英文) 39，1919年，第 152 页，图 VIII；S. 赖纳赫：《希腊罗马古画图谱》(法文)，271. 2。

一个潘提卡佩乌姆的地主同一个来自克里米亚低地的斯基台封建领主作战。这个潘提卡佩乌姆人率领着一小支军队，这支军队由他的朋友、靠客和农奴组成。正在向他进攻的是一伙蓬头散发的斯基台人，他们都很勇悍，擅骑射，但已被潘提卡佩乌姆人所包围，其中有一人连人带马被杀死在草原上。我们从碑文中得知，有许多潘提卡佩乌姆人在保卫他们的田地牲畜时也遭到同样的死亡。

3. 同图 2。斯塔索夫撰文，载《俄罗斯考古委员会报告》1872年，图 VI；拙著：《南俄罗斯的古装饰画》(俄文)，图 LXXVIII；拙著：《南俄罗斯的伊朗人和希腊人》(英文)，图 XXIX-1；S. 赖纳赫：《希腊罗马古画图谱》

(法文), 271. 4。

一个潘提卡佩乌姆的骑士正在攻击一个陶里亚的步兵。

亚速海和刻赤海峡等处的渔场大约也酌情相应地采用与此相同的组织方式。渔场的产品最后落入来自希腊城市的商人之手, 他们将大量的干咸鱼运销往希腊和罗马的市场, 远及西方诸行省。

由此可见, 这些希腊城市里的居民以地主和商人为主。在博斯普鲁斯王国中, 国王本人就是市民的头领, 而市民在他的领导下组成了一支组织完善的军队, 与克尔索纳苏斯、提腊斯和鄂耳比亚的罗马戍军相互配合。在黑海水面上巡弋的罗马海军的部分船只由博斯普鲁斯的大商贾供给。在南俄罗斯各城市中, 除了地主和大出口商(后者可能多数是外地人)之外, 还住着一些经营企业的人, 他们专制造商品以供萨尔马特人和斯基台人地区的需要, 另有一些商人, 他们派遣代理人到上述地区去做买卖, 此外还住有大群无产者, 其中多数是奴隶, 他们在码头上、海港中和城内作坊中做工。无疑的, 即使在这些城市辖区之内, 城内居民也还是只占极少数, 希腊化文明和希腊化运动在黑海海岸上并没有向前推进而是在退却, 伊朗文明的因素却在逐渐侵入, 甚至使城市居民也逐渐伊朗化起来。

要想对叙利亚地方的社会经济生活具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并非易事。首先必须提醒大家, 不可以把叙利亚地方视为一个单元而笼统地谈它。我们必须把邻接小亚细亚的叙利亚北部阿拉米人地方、腓尼基沿海、巴勒斯坦同邻接沙漠的地区、包括一些大绿洲、特别是大马士革和帕耳米腊绿洲在内的地区严格地区别开来。约旦

河东岸之地、所谓德卡波利斯(即今之豪兰和勒札赫)以及阿拉伯的佩特雷亚则又自成一单元。近代的考古发掘工作,特别是在叙利亚北部、豪兰和阿拉伯的佩特雷亚等处的发掘工作,发现了新颖宝贵的史料,使我们对于这些地方的社会经济生活面貌具有一个概念。在这一带地方保存着许多古代生活的残迹,城市、乡村、庄院和农舍的遗址。但是,并不只是这些遗址使我们看出北叙利亚各地区的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直到今天,这个地带的生活情况和居住形式犹然与千百年前一样地各不相同。现代的旅行家路过这里,感到触目的就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砖石房屋同大草原上贝都因人的帐篷形成对比。在阿勒颇平原上,既看不见房屋,也看不见帐篷,而只看见农民和牧民的白色村庄,外貌美观,形式奇特:这种村庄包括一群泥筑的住所,形如蜂房,有大有小。在阿勒颇与安蒂奥克之间的石山中又是另一番景色,在这里所见到的不是泥筑的蜂房而是结构精美的石屋,其形式类似于后罗马帝国时期那些华丽的住宅,但规模较小而已。在这个地区,孤零的庄院、村落和寺院的遗址在在皆是。最后还有奥龙特斯河肥饶的河谷地带,此处土著的住所状似贝都因人的帐篷,但以芦苇搭成。无疑的,古代的旅行家,无论是罗马时代人或是先罗马时代人,其所见到的景象当与此相同或与此相似。

我们必须记住,在上述这些地区的生活中,罗马时期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插曲,无论在罗马统治以前或以后,它都自有其千百年的历史。罗马既无充裕的时间,也无足够的力量,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地方的生活,就是想从根本上调整其生活亦所不能;它仅限于作一些轻微的表面改革而已。如果我们对于先罗马时期的情况缺乏足

够的知识，就不可能全面地描叙罗马的叙利亚(就其广义而言)的社会经济体制，而事实上除了巴勒斯坦以外，对其它地方在先罗马时期的情况所知极少。因此，下面的简述远远不够全面，但就我们目前所欲讨论者言，可能这样就够了。

叙利亚北部主要包括四个大城市的辖区，这四个城市都建立于希腊化时期——安蒂奥基亚和它的外港塞琉西亚、阿帕梅亚和劳迪策亚，又合称为叙利亚四市。没有对这四个城市中的任何一个进行过稍大规模的发掘(虽然美国人已经着手在安蒂奥克进行发掘、比利时人已经着手在阿帕梅亚进行发掘)，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保存得较好的遗址可供参观。因此，我们在碑铭和考古方面所得的史料非常贫乏，只有安蒂奥克北部地区是例外，该处所保存的美丽遗迹很丰富，但大多属后罗马帝国时期。另一方面，我们在载籍中所见到的文字史料却异常珍贵，至少就安蒂奥克言是如此，特别是指公元四世纪时。该城的市民利巴纽斯、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以及稍晚的马拉拉斯对这个大城市的生活留下了生动的描写；皇帝尤利安在他的 *Misopogon* <<憎须者>>一书及其它著作中也提供了一些精彩的简述。

安蒂奥克为叙利亚条支王国的京都，后为罗马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它是帝国中最大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它的辖区幅员辽阔。尤利安谈到它的份田有 10,000 区，这些田地当然由市议政会发租给市民。在四世纪时，市当局所有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少数阔财主手中，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所描写的那些华丽的庄院即属他们所有。这些庄院遗迹保存得较好者已为 H. C. 巴特勒所发掘，我们可以看出它们都是一些规模庞大、建筑坚实的庄院，其下层为

马厩、牛栏和奴隶的住房，上层则为庄主和管庄等人奢华的寓室。在四世纪时，这种有钱的财主约占全人口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一是无产者，而其余的人似乎都是小康的地主和店东。因此，我们在安蒂奥克所见到的演变过程与意大利及一般行省相同，那就是，地产逐渐集中于城市地主的手中。在四世纪期间，土地由小佃户垦种，至于葡萄园则由佣工垦种。圣约翰所作的精彩描写对他们的生活刻画得很详尽。我们想必希望找到常见的那种附着于土地的佃户、农奴和属于地主的半奴隶。但是从圣约翰的记载中却看不出地主同他的劳工之间存在着诸如此类的关系。他的描写倒是暗示出这些劳动者都是自由的佃户和佣工，他们受主人的剥削，生活极其穷苦，但并不附着于土地，也没有沦为奴隶。不管怎样，四世纪作家们笔下的乡村农民总是一个贫困而受压迫的阶级，他们备受有钱的主人的虐待；这些主人就是城市里的地主，他们不容许农民状况有少许的改善。只要一有机会，农民就立刻表示出自己对压迫者的仇恨。这些情形绝不可能是到公元三、四世纪时才发展成的。我相信早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前期即已如此。

这些属于安蒂奥克市民的大田庄上的佃户和佣工大概都是小土地所有者，他们所居住的村落散布在市辖区内，附属于城市。这些村落的居民当然是从远古以来就住在这里的土著。他们于城市生活是无分的，甚至不可能梦想有朝一日会成为市民，这一点丝毫不庸置疑。就这方面而言，叙利亚甚至远不及小亚细亚。由于城市居民几乎不为罗马军队出一兵一卒，因而村落就经常成为向辅军和选军供应得力的士兵的主要来源。

我们可以肯定，北叙利亚其它城市辖区内的一般情况与此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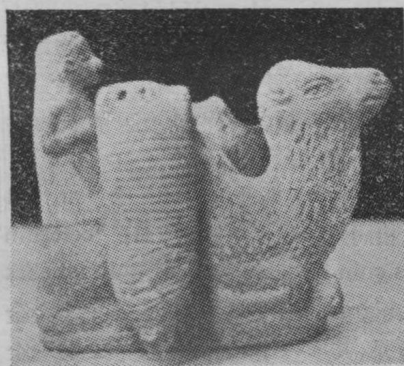
1. 保护葡萄园之神杜萨雷斯



2. 载着驮篮的驴子



3. 载着筐子的骆驼



4. 一匹骆驼和赶骆驼者把乡下土产送往城市